

四庫全書

經部

詩集傳卷四

宋 蘇轍 撰

王黍離　　國風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周公營之既成祀其先王而遷居西都以為宗周近於西戎周衰子孫不能及遠而文王之德未棄於天下其勢必有遷者洛陽遠於戎狄而其旁國無當興者唯是可以復立故城以待之而時以會東諸侯焉其後十一世幽王失道申侯

與犬戎攻而滅之晉文侯鄭武公立其太子宜臼是為平王遂徙居東都其地在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閒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自平王東遷而變風遂作其風及其境內而不能被天下與諸侯比然其王號未替故不曰周黍離而曰王黍離云

黍離閔宗周也

宗周鎬京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

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平王東遷而宗周為墟宗廟宫室盡為禾黍過者閔之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靡靡猶遲遲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行者見黍稷之苗而及其穗且實蓋行役之久也

黍離三章章十句

君子于役刺平王也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塒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鑿牆以棲雞曰塒君子行役而無至期曾雞與牛羊之不若柰何勿思哉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饑渴

佸會也雞棲于杙曰桀括至也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君子陽陽閔周也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

陽陽自得也簧笙也人君有房中之樂此賤事耳然

君子居之又且相招而樂之則以賤為樂矣君子以

賤為樂則其貴者不可居也雖有貴位而君子不居

則周不可輔矣此所以為閔周矣

君子陶陶左執翿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

陶陶和樂也翿纛也舞者之所翳也敖舞者之位也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揚之水刺平王也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揚之水非自流之水也水不能自流而或揚之雖束薪之易流有不流矣水之能自流者物斯從之安在

其揚之哉周之盛也諸侯聽役於王室無敢違命及
其衰也雖令而不至平王未能使諸侯宗周而强使
戍申焉宜諸侯之不從也其曰彼其之子不與我戍
申周之戍者怨諸侯之不戍之辭也懷哉懷哉曷月
予還歸哉久戍而不得代之辭也申平王之母家在
陳鄭之南而近楚是以戍之
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
月予還歸哉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

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蒲蒲柳也申甫許皆諸姜也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中谷有蓷閔周也

中谷有蓷暵其乾矣有女仳離慨其嘆矣慨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中谷有蓷暵其修矣有女仳離條其歗矣條其歗矣遇人之不淑矣中谷有蓷暵其濕矣有女仳離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蓷鵻也暵燥也仳別也脩長也草長逮地則易枯中
谷之蓷旱之所難及也今也既先燥其生於乾者又
燥其生而長者及其甚也則雖其生於濕者亦不免
也旱及於濕則盡矣譬如周人風俗衰薄其始也人
之艱難者棄其妻耳其後人之不善者棄之矣及其
既甚至有無故而棄之者故其以艱難而見棄者則
嘆之嘆之者知其不得已也以不善而見棄者則條
條然而歗歗者怨之深矣及其無故而見棄也則泣

而已泣者窮之甚也

中谷有蓷三章章六句

兎爰閔周也

毛詩之叙曰桓王之詩也

有兎爰爰雉罹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尚寐無吪

爰爰緩也吪動也兎狡而難取雉介而易執世亂則輕狡之人肆而耿介之士常被其禍其曰尚寐無吪

寧死而不欲見之之辭也或曰羅所以取兎也兎則免矣而雉則罹之天下之禍首亂者之報也首亂者則逝矣而為之繼者受之非其所為而反受其禍是以寐而不欲動也

有兎爰爰雉罹于罦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覺

罦覆車也造亦為也

有兎爰爰雉罹于罿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

百凶尚寐無聰

罿罬也庸用也

兔爰三章章七句

葛藟王族刺平王也

或曰刺桓王

緜緜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

莫我顧

緜緜長也水厓曰滸王謂同姓曰叔父葛藟生於河

上得河之潤以為長猶王族之託王以為盛也王令

棄遠兄弟而為他人父彼非王族亦安肯顧王哉

緜緜葛藟在河之涘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

莫我有

涘厓也謂其夫父者其妻則母也

緜緜葛藟在河之漘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

莫我聞

夷上洒下曰漘聞與聞吾事也

葛藟三章章六句

采葛懼讒也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朝有讒人則下不敢有所為采葛所以為絺綌采蕭所以供祭祀采艾所以攻疾病耳雖事之無疑者猶不敢行畏往而有讒之者是以一日不見君而如三月之久也

采葛三章章三句

大車刺周大夫也

大車檻檻毳衣如菼豈不爾思畏子不敢

大車諸侯之車也檻檻車聲也毳衣子男之衣也毳衣之屬衣繢而裳繡其青者如菼天子之大夫有以子男入而為之者古者大夫廵行邦國以聽男女之訟其聽之也明而止之有道民聞其車聲而見其衣服則畏而不敢矣非待刑之而後已也蓋傷令不能

矣

大車啍啍毳衣如璊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啍啍重遲貌也璊赬也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穀生也生則有内外之别而死則同穴夫婦之正也古之聽男女之訟者非獨使淫奔者止也乃使其夫婦相與以禮久要而無相棄也

大車三章章四句

丘中有麻思賢也

毛詩之敘曰莊王之詩也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

子嗟當時賢者留其氏也隱居於丘陵之間而殖麻麥果實以為生者子嗟也民思其賢而庶其肯徐來從之故曰將其來施施施施施徐也

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

毛公曰子國子嗟父也將其來食庶幾肯來從我食

也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

庶幾肯來遺我以善也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鄭　國風

鄭桓公友宣王之母弟食采於鄭為幽王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是時王室多故公懼及於難問於史伯吾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其濟洛河潁之間乎

是其子男之國虢鄶為大虢叔恃勢鄶仲恃嶮皆有驕侈怠慢之心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帑與賄焉不敢不許周亂而弊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若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鄢蔽補丹依疇歴華君之土也若前華後河右洛左濟主芣騩而食溱洧修典刑以守之可以少固公從之幽王十一年為犬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復為周司徒而變風始作鄭者其所食采地令華之鄭是也

及既得虢鄶施舊號於新邑則令鄭是也

緇衣美武公也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武公為平王卿士緇衣其聽朝之正服也諸侯入為卿士皆受館於王室民之愛武公不知厭也故曰子之緇衣敝歟予將為子改為之子適子之館歟苟還也予將授子以粲粲飧也愛之無厭之辭也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緇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蓆大也

緇衣三章章四句

將仲子刺莊公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武公夫人姜氏生莊公及共叔段愛段爲請於莊公而封之京祭仲諫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公不聽曰多行不義必自斃既而太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已公子吕又諫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及太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以襲鄭夫人將啓之則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而逐之由是觀之莊公非畏父母之言者也欲必致叔于死耳夫叔之未襲鄭也有罪而未至于死是以諫而不聽諫而不聽非愛之

也未得所以殺之也未得所以殺之而不禁而曰畏我父母君子知其不誠也故因其言而記之夫因其言而記之者以示得其情也然毛氏不知其說其敘此詩以為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禁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莊公豈不忍者哉將請也仲子祭仲也杞柳屬也異姓而干公族以諫凡弟譬如踰里而折杞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

仲可懷也諸凡之言亦可畏也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檀强忍之木也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叔于田刺莊公也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叔共叔段也叔之出田也民皆從之至於巷無居者

夫豈誠無居者乎莫如叔之信美而又仁者是以從之者衆也言叔之為人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然詩人作叔于田大叔于田之詩非以惡段而以刺莊公者言莊公力能禁之而不禁俟其亂而加之以大戮也

叔于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大叔于田刺莊公也

二詩皆曰叔于田故此加大以别之非謂叚為大叔也然不知者又加大于首章失之矣

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具舉襢裼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女

内曰服外曰驂驂服之和如舞者之中節御之善也

用火宵田也暴徒手搏之也狃習也

叔于田乘乘黄兩服上襄兩驂鴈行叔在藪火烈具揚

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

襄駕也上駕馬之最良也鴈行言與服馬相次也騁馬曰磬止馬曰控捨拔曰縱覆彇曰送忌辭也

叔于田乘乘鴇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

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掤忌抑鬯弓忌

驪白雜色曰鴇如手言如左右手之相助也掤所以覆矢也鬯弢弓也田事將畢則馬行遲發矢希既畢則覆矢而弢弓矣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清人刺文公也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翺翔

文公之十三年狄入衛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境高克之為人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欲遠之不能於是久而不名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為之賦是詩

清鄭邑也彭鄭郊也高克之師皆清人也駟介馬之被甲者也一車而二矛備折毀也英矛飾也翺翔於

河上非所以禦狄也以禦狄為名而逐高克也以君而逐大夫不能而假興師焉以為大無政刑矣故春秋書之曰鄭棄其師

清人在消駟介麃麃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遥

消亦鄭郊也喬高也

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軸亦鄭郊也將車御者在左戎右在右中軍上將也言御者還旋其車而戎右抽刃以與其將習為容好

而已

清人三章章四句

羔裘刺朝也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也侯君也舍施也其裘光澤如濡其人信直而有君徳其民稱之曰是出令而不變者言徳之稱其服傷令不能然也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禮惟君用純故諸臣之羔裘以豹飾袪袖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晏鮮盛貌也大卿英者才過人也粲衆也

羔裘三章章四句

遵大路思君子也

毛詩之敘曰莊公之詩也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袪兮無我惡兮不寁故也

摻擥也袪袂也寁速也故舊也君子去之而欲留之

故顧見之道路擥其袪而告之曰無我惡而去我君
雖失德然而不速去者舊臣之宜也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䰗兮不寁好也
䰗醜通好舊好也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女曰雞鳴刺不說德也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翺將翔弋
鳧與鴈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

在御莫不靜好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夫婦相戒以夙興婦人勉其君子曰雞既鳴明星見矣可以起從外事弋取鳧鴈歸以為肴相與飲酒偕老而不厭且非特如此而已苟子有所招來而與之友者吾將為子雜佩以贈之言不留色而好德也明星啟明也弋繳射也加中也史曰以弱弓微繳加諸鳧鴈之上宜和其所宜也雜佩珩璜琚瑀衝牙之類

問遺也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

有女同車刺忽也

有女同車顔如舜華將翺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

太子忽甞有功於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援至於見逐故國人稱同車之禮齊女之美以刺之禮親迎則同車舜木槿也都閑也

有女同行顔如舜英將翺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行道也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山有扶蘇刺忽也

毛詩之敘以為所美非美故其言扶蘇荷華也曰此高下大小各得其宜云爾然而扶蘇非大木也鄭氏知其不可故易之曰此小人在上而君子在下之謂

也然而喬松非惡木而游龍非美草則又曰此大臣無恩而小臣放恣之謂也夫使說者勞而不得皆叙感之也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扶蘇扶胥小木也荷華扶蕖也其華菡萏子都世之美好者也狂狂猖也夫苟高而為扶蘇之槁不若下而為荷華之盛也忽之為人自潔而好名非有為國之慮也莊公多內寵而忽辭昏於齊失大國之援終

以見逖譬如扶蘇之生於山其居非不高矣而枝葉不足以自庇不如荷華之生於隰得其澤以滋大故君子以為潔而害於國乃所謂狂耳

山有喬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上竦無枝曰喬游放縱也龍紅草也充美也狡壯狡也忽之為人可謂狡童矣未可謂成人也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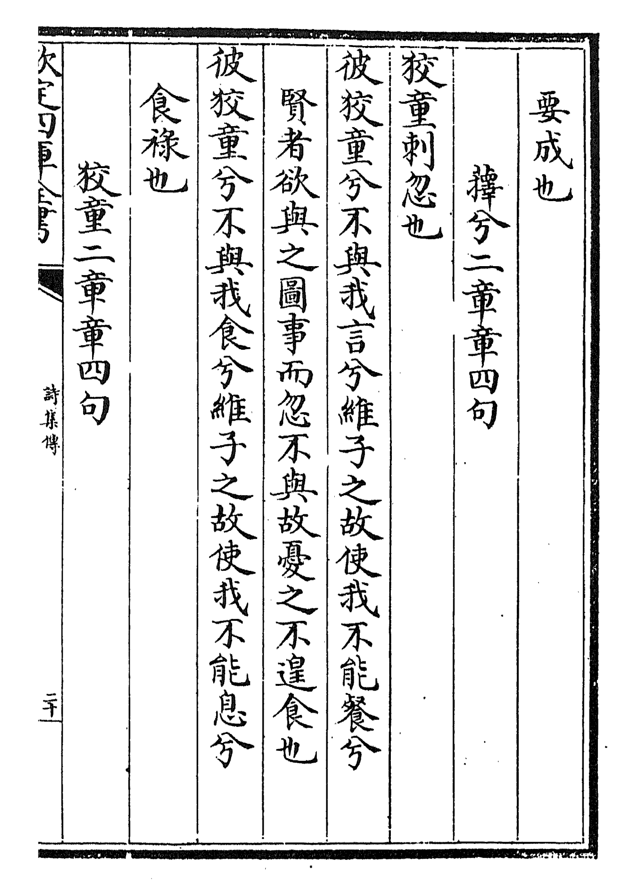
褌兮刺忽也

毛詩之叙以為君弱臣强不倡而和故曰君倡而臣和猶風起而蘀應也夫蘀兮蘀兮風其吹女此憂懼之辭而非倡和之意也

蘀兮蘀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蘀落也木槁則其蘀懼風風至而隕矣譬如人君不能自立於國其附之者亦不可以久也故懼而相告曰叔兮伯兮子茍倡也予將和女蓋有異志矣

蘀兮蘀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要成也

褰裳二章章四句

狡童刺忽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賢者欲與之圖事而忽不與故憂之不遑食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食禄也

狡童二章章四句

褰裳思見正也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

且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鄭世子忽立未逾年厲公逐之而自立四年祭仲逐厲公而名忽二年高渠彌殺之而立子亹一年齊人殺子亹及高渠彌祭仲又立子儀厲公之出奔復入居鄭櫟子儀十四年厲公入鄭凡鄭亂二十餘年四

公子爭立至厲公復入而後鄭少安故鄭人思大國之正已曰子苟惠而思正吾亂褰裳而可以涉溱洧矣鄭無難入者子苟不我思豈無他人乎吾恐他人之先子也狂童之狂也甚矣不可緩也溱洧鄭之二水狂童忽也鄭之亂忽實啟之

褰裳二章章五句

丰刺亂也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

丰豐也巷門外道也君子親迎而婦人有以異志不從者既而所與為異不終故追念其君子云爾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

昌盛也將送也

衣錦褧衣裳錦褧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

錦衣庶人嫁者之服也伯叔君子之字也或曰錦之為貫而褧之為尚將濟其欲者必由禮而後可也

裳錦褧裳衣錦褧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墠刺亂也

東門之墠茹藘在阪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除地曰墠茹藘茅蒐也除地以為墠則茹藘在阪不在墠矣女子潔已以居於室其室雖近而其人不可犯以非義如墠之遠茹藘也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

栗女摯也徒取栗以為禮而可以行室家之道矣非

不爾思也子不由禮故不可得也東門鄭之為亂者之所在也故墠栗皆曰東門又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

東門之墠二章章四句

風雨思君子也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風且雨淒淒然雞猶守時而鳴喈喈然譬如君子雖居亂世而不改其度也夷説也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

瘳愈也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風雨三章章四句

子衿刺學校廢也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青衿學子之所服也禮父母在則衣純以青嗣續也

學校不修則有去者有留者而莫之禁故留者念其

去者而責之曰我雖不往見子子曷為不傳聲問我乎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青佩之組綬也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挑達往來相見貌去學而游於城闕往來無所為耳而不來見我使我思之一日而若三月也

子衿三章章四句

揚之水閔無臣也

毛詩之敘曰忽之詩也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實廷女

揚水以求其能流雖束薪而有不能載矣譬如失衆之君雖其私暱為之盡力以求與之而衆不與終不可得也是以稱其私相告教之言以譏之終鮮兄弟維予與女失衆之辭也無信人之言人實廷女失衆

而多疑之辭也夫苟以人言為舉不可信則人將誰復親之者此所謂小人之愛人知愛之而不知所以愛之也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出其東門閔亂也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

樂我員

鄭國男女相棄有出其東門而見婦人如雲之衆而無所從者曰此非我所思安得縞衣綦巾聊以樂我哉縞衣白衣男子之服也綦巾蒼巾女子之服也思室家之樂而不可得鰥寡相見之辭也

出其闉闍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縞衣茹藘聊可與娛

闉曲城也闍城臺也荼茅秀也茹藘所以染也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

野有蔓草思遇時也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鄭人困於亂政感蔓草之得露零以生而自傷不及也故思得君子以被其膏澤思之而不可得故深思之曰茍有是人也必婉然清揚美人也鄭無是人矣然猶庶幾邂逅而見之以適其願邂逅不期而遇也

故鄭伯享趙文子於垂隴子太叔賦野有蔓草文子曰吾子之惠也意取此矣或曰有美一人婦人之謂也然則彼妹者子何以畀之亦婦人也哉毛氏由此故欲以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信如此說則趙文子將不受雖與伯有同譏可也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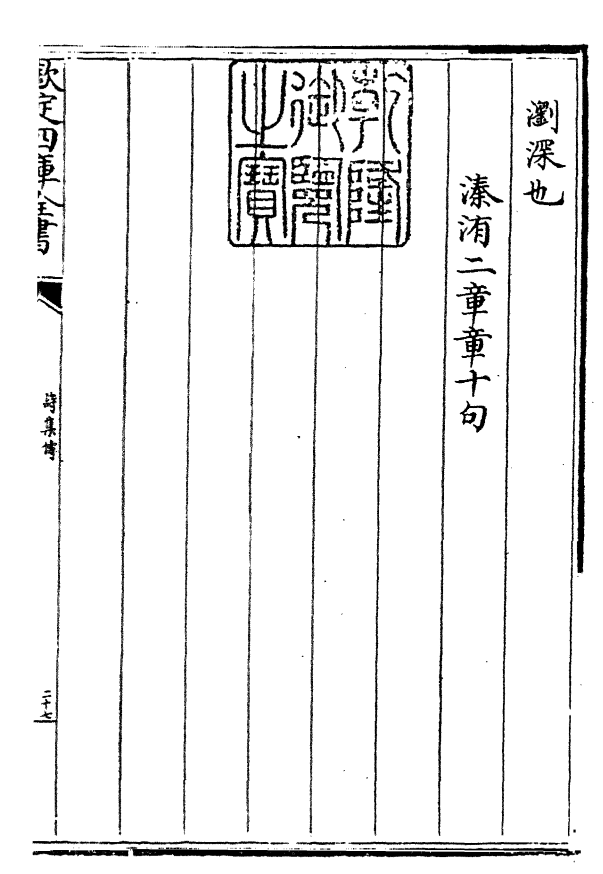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

溱洧刺亂也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蕑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詢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

渙渙冰釋而水盛也蕑蘭也訏大也芍藥香草也

溱與洧瀏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詢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勺藥



瀏深也

溱洧二章章十句

詩集傳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集傳卷五至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左　周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茅元銘

校對官檢討臣郭　寅

謄録貢生臣李　堈

謄録監生臣張　彩

詩集傳卷五

宋　蘇轍　撰

齊一之八 國風

齊古爽鳩氏之虛武王以封太公望國於營丘而為諸侯伯其地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在禹貢青州岱山之陰濰淄之野太公姜姓本四岳之後既封於齊通工商之業便魚鹽之利民多歸之故齊為大國其後五世至哀公而變風作

雞鳴思賢妃也

毛詩之敘曰哀公之詩也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夫人不忌夙興故以蠅聲為雞鳴以月出為東方之明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旦明而百蟲作方是時也予豈不欲與子同夢歟然

羣臣之會於朝者亦欲退朝而歸治其家事是以為之早作庶其無以我故惡之也

雞鳴三章章四句

還刺荒也

毛詩之敘曰哀公之詩也

子之還兮遭我乎峱之間兮竝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兮

還捷也峱山名也獸三歲曰肩儇利也言齊人好田

至以還儇相譽而不知恥之則荒之甚也

子之茂兮遭我乎猺之道兮竝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

好兮子之昌兮遭我乎猺之陽兮竝驅從兩狼兮揖我

謂我臧兮

還三章章四句

著刺時也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俟我

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俟我於堂

乎而充耳以黄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

門屏之間曰著禮壻親迎受婦於堂以出揖之於庭

又揖之於著於時婦人遂見君子故識其充耳之飾

充耳瑱也所以懸之者曰紞素青黄三者紞之色也

尚飾也瓊華瓊瑩瓊英三者皆美石似玉者所以為

瑱也言此者刺時不親迎也

著三章章三句

東方之日刺衰也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兮

日升於東月盛於東其明無所不至國有明君則民之視之譬如日月常在其室家無敢欺之者行則起而從之矣及其衰也明不及民而民慢之行而無有從之者此所以為刺衰也履行也即從也發起也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東方未明刺無節也

毛詩之敘曰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夫雖衰亂之世蓋莫不易挈壺之職雖或失之而天旹猶在何至於未明而顛倒衣裳哉毛氏因東方未明不能辰夜而信以為然其説亦已陋矣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為政必有節及其節而為之則用力少而事舉茍為無節緩急皆所以害政也夫東方未明起而顛倒其衣裳可謂急然猶有以為緩而自公召之者夫起者

已遽而至於顛倒矣而猶有遲之者則政將何以堪之故必將有受其害者然則東方未明尚可以徐服其服而無至於顛倒也

東方未晞顛倒裳衣倒之顛之自公令之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辰夜不夙則莫

夫苟不知為政之節則或失之蚤或失之莫常不能及事之會矣以為尚蚤者為之常緩以為已晚者為之常遽緩者不意事之已至而遽者不知事之未及

故其所以備患者常出於倉卒而不精故曰折柳樊圃狂夫瞿瞿為藩以禦狂夫豈不知柳之不可用哉無其備而不得已也此無節之過也瞿瞿狂貌也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南山刺襄公也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止

南山齊南山也綏綏行求匹之貌也人君之尊如南

山之崔崔襄公之行如雄狐之綏綏疾其以人君而為此行也蕩平也齊子魯桓夫人文姜也襄公之妹而通於襄公婦人謂嫁曰歸懷思也

葛屨五兩冠緌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

葛屨五兩則履具於下矣冠緌雙止則緌具於上矣言文姜有匹於魯而襄公有偶於齊曷為又相從哉

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畒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

止曷又鞠止

蓺樹也蓺麻者必衡從耕其田而後種之譬如娶妻必告父母成禮而後取之取之如此其重而魯桓曷為不禁使得窮極其邪行哉鞠窮也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南山四章章六句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

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

甫大也襄公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故告之曰無田甫田田甫田而力不給則莠盛矣無思遠人思遠人而德不及則心勞矣田甫田則必自其小者始小者之有餘而甫田可啟矣思遠人則必自其近者始近者之既服而遠人自至矣

無田甫田維莠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婉兮孌兮總角丱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

夫欲得諸侯而求之則失諸侯之道也莊子曰君自是為之則殆不成夫總角之童而至於突然弁也豈其求之哉其道則有所必至也君子之得諸侯亦未甞求之矣茍修其身而治其政令諸侯不來而將安往故夫諸侯之來非求之也不得已而受之也不得已而受之故其來也無憂而其既來也不去此求之至也

甫田三章章四句

盧令刺荒也

毛詩之敘曰襄公之詩也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

盧田犬也令令纓鐶聲也旹人以田獵相尚故聞其纓鐶之聲而美之曰此仁人也猶還曰揖我謂我儇兮耳

盧重鐶其人美且鬈

重鐶子母鐶也鬈好貌也

盧重鋂其人美且偲

鋂一鐶貫二也偲才也

盧令三章章二句

敝笱刺文姜也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鰥大魚也笱非所以制魴鰥而又敝矣宜其魚之不制也文姜之歸于魯其從者之盛如雲則亦魯桓之所不能制也

敝笱在梁其魚魴鱮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鱮似魴而弱鱗如雨多也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唯唯出入不制也如水亦多也

敝笱三章章四句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

載驅薄薄簟茀朱鞹魯道有蕩齊子發夕

薄薄疾驅聲也簟方文席也茀車蔽也諸侯之路車

有朱革之質而羽飾襄公疾驅其車以會文姜文姜夕發於魯而往會之莫知愧也

四驪濟濟垂轡濔濔魯道有蕩齊子豈弟

濟濟美貌也濔濔衆貌也豈弟樂易也

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翶翔

湯湯大貌也彭彭衆貌也言公與文姜會於通道衆人之中而無所愧也

汶水滔滔行人儦儦魯道有蕩齊子遊遨

載驅四章章四句

猗嗟刺魯莊公也

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射則臧兮

猗嗟嘆辭也昌盛也頎長也抑美也揚秀發也揚眉之美也蹌趨之巧也齊人傷魯莊公徒有威儀技藝之好而不能止其母之亂也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

我甥兮

目上爲名目下爲清正所射於侯中者也展誠也姊妹之子曰甥

猗嗟孌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選精也貫習也四矢乘矢也反復其故處也君子之於射也將安用之亦以禦亂焉耳令莊公徒以爲技而已

猗嗟三章章六句

魏

魏本姬姓之國晉獻公滅之以封大夫畢萬其地南枕河曲北涉汾水舜禹之都在焉其民猶有虞夏之遺風習於儉約而晉公自僖公以來變風既作及魏為獻公所并其人作詩以譏刺晉事如邶鄘之詩其實皆衛之得失故孔子之編詩列之唐詩之上亦如邶鄘衛之次然毛氏之敘魏詩則曰魏地陿隘其民

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國民無所居蓋猶以為故魏詩而不知其為晉詩也

葛屨刺褊也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襋之好人服之

糾糾疏貌也夏葛屨冬皮屨摻摻猶纖纖也女子既嫁三月廟見然後稱婦裳服之賤也君子之為國致隆而極廣焉故其降也猶可以不陷令葛屨而以履

霜及其暑也將安用矣婦之未廟見也而使之縫裳及其成為婦也將安使之矣故曰要之襋之好人服之襋領也要領衣之貴也衣之貴者而使是好人治之猶有降也柰何遂使之縫裳乎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揥維是褊心是以為刺

提提安諦也宛辟貌也讓而辟者必左不敢當尊也女子始嫁而治其威儀其修如此而可以賤事使之歟然褊者以為為是無益故為其益者而至於縫裳

也惟君子則不然懼其不容降矣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汾沮洳刺儉也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汾水出於晉其流及魏沮洳漸潤也莫酸迷也涉汾而采莫其儉信美矣然而非法非公路之所宜為也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

公行彼汾一曲言采其藚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藚水舃也公路公行公族皆晉官也春秋傳曰晉成公立始宦卿之適以為公族其庶子為公行趙盾請以括為公族而盾為旄車旄車戎車之倅也盾庶子也而為旄車則旄車公行也然則公路公行一也以其主君之路車謂之公路以其主兵車之行列謂之公行耳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園有桃刺時也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園有桃則食桃非其園之所有則不食矣然則不耕者不可以食粟不織者不可以衣帛仁人君子不得坐而治民矣此孟子所謂許行之道魏人則有治此

訛者也夫必耕而後食小人之所謂難也而有人焉且力行之尚有非之者哉維君子憂其不可而歌謠以告人而人且有謂之驕而詰之者曰彼人是矣子獨謂何乎世皆以夫人為是而莫知其非者則將舉而從之此君子之所憂也故曰心之憂矣其誰知之人之不知其非也蓋亦喜其可喜而未思其不可也思之則其不可者見矣故曰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知我者謂我

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棘棗也聊以行國行告人以不可也極中也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

山無草木曰岵孝子登高以望其父而不見則思其

將行之戒以自慰上猶尚也可以復來無止死也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山有草木曰屺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必偕必與同役者偕無獨行也

陟岵三章章六句

十畝之間刺時也

毛詩之敘曰其國削小民無所居夫國削則民逝矣未有地亡而民存者也且雖小國豈有一夫十畝而尚可以為民者哉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

此君子不樂仕於其朝之詩也曰雖有十畝之田桑者閑閑其可樂也行與子歸居之夫有十畝之田其所以為樂者亦鮮矣而可以易仕之樂則仕之不可

樂也甚矣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

泄泄閑貌也

十畝之間二章章三句

伐檀刺貪也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坎坎伐檀聲也檀性堅韌宜為車耳伐檀而寘之河上河非用車之處雖使河水清且漣而猶不見用君子之仕於亂世其難合也如檀之於河至于小人則不然不稼不穡而取禾三百廛不狩不獵而縣貆於庭矣君子不得其君不仕小人未可以取而取之矣種之曰稼斂之曰穡百畝曰廛貉子曰貆

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

子兮不素食兮

水平則流直獸三歲曰特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兮

淪竭也

伐檀三章章九句

碩鼠刺重斂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碩大也重斂以自封猶鼠之食人以自養也貫事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勞勞來也欲適樂郊而不可得故曰誰為樂郊可長

號而求之者哉

碩鼠三章章八句

詩集傳卷五

詩集傳卷六

宋 蘇轍 撰

唐 國風

唐者帝堯之舊都成王以封母弟叔虞謂之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改為晉侯其地在禹貢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晉侯燮之曽孫成侯始徙居曲沃其孫穆侯又徙於絳僖公之世變風既作其詩憂深思遠猶有堯之遺風故雖晉詩而謂之唐以為此堯

之舊而非晉德之所及也

蟋蟀刺晉僖公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蟋蟀蛩也歲寒則蛩入於堂聿遂也除去也此詩君臣相告語之辭也僖公儉而不中禮故告之曰蟋蟀在堂歲其遂莫矣而君不樂日月捨女去矣君曰無乃已太康歟吾念吾職之所居者是以不皇樂也曰

不然君子之不為樂懼其荒耳茍樂而不荒斯可矣

君子之於樂也瞿瞿而不違禮耳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太康職

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

既思其職又思其職之外蹶蹶敏也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無已太康職

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歲晚則入居於室而役車止慆過也休休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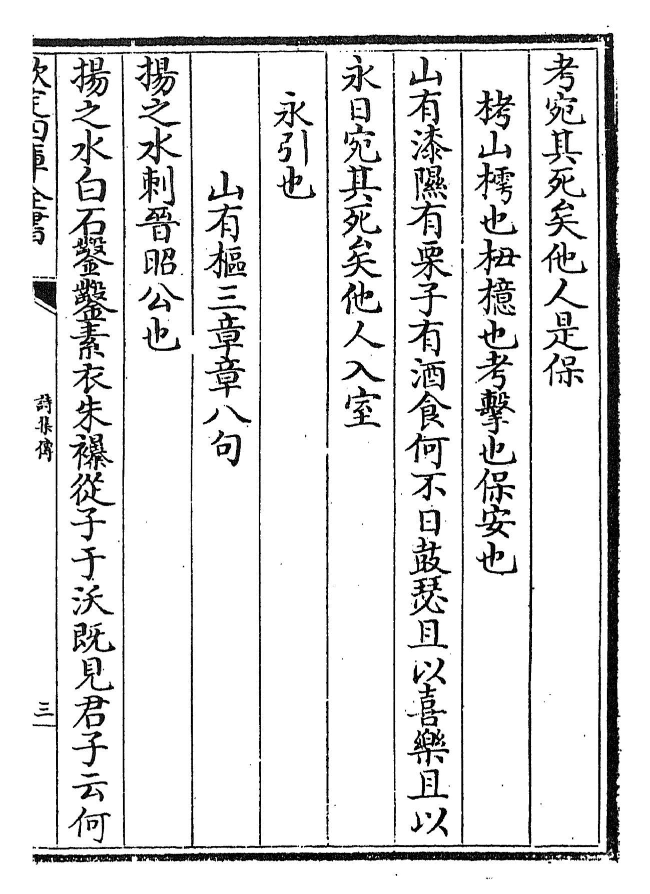
蟋蟀三章章八句

山有樞刺晉昭公也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

樞荎也婁亦曳也愉樂也人君有衣服車馬鍾鼓飲食而不能用譬如山木之不采終亦腐敗摧毀歸於無用而已

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庭內弗洒弗掃子有鍾鼓弗鼓弗



考究其死矣他人是保

栲山樗也杻檍也考擊也保安也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永引也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揚之水刺晉昭公也

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

不樂

昭公始封桓叔于曲沃沃盛強昭公微弱雖欲去之而不可得矣譬如揚水以求其能流雖物之易流者有不能流矣而況於石乎祇以益其鑿鑿耳鑿鑿潔也民知昭公之不振也故將具諸侯之衣以從桓叔于沃素衣中衣也襮繡領也諸侯之中衣緣以丹朱領以黼繡

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既見君子云何

其憂

皓皓白也繡繡領也鵠沃之邑也

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粼粼清澈也命桓叔之政命也聞而不敢以告人為之隱也桓叔將以傾晉而民為之隱欲其成矣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章四句

椒聊刺晉昭公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條

且

椒之性芬烈而能奪物者也今其實蕃衍而盈升則其近之者未有不見奪者也桓叔篤碩廣大無有與敵者以桓叔之德而傾晉猶以椒之芬而奪物也故曰椒聊且遠條且言信如椒之遠芬也條長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匊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遠條且

兩手曰匊

椒聊二章章六句

綢繆刺晉亂也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綢繆猶纏綿也合異姓以為昏姻譬如錯取衆薪而束之耳薪之為物束之則合而釋之則解是則綢繆固之而後可以望其合也三星參也古者昏禮於歲之隙昏而參見於東方則十月也於是昏禮始行矣

夫昏姻之難自其納采問名綢繆不已時至而後親迎民之爲之也勞矣故其成也則曰今夕何夕見此良人今夕何夕云者幸之之辭也然而居於亂世室家不能相保既已成昏而懼其失之也則曰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子兮子兮云者有所愬之之辭也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參在東南則十月之後也

綢繆束楚三星在户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參直於户則正月也三女曰粲大夫一妻二妾

綢繆三章章六句

杕杜刺時也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

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杕特貌也杜赤棠也湑湑盛也踽踽無所親也晉君遠其

兄弟而親異姓譬如杕杜條幹不足以相扶特盛其葉耳君子欲告之而懼其不信故告其所與行之人使為之佽比其兄弟必告其所與行者庶其無疑之也

有杕之杜其葉菁菁獨行睘睘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杕杜二章章九句

羔裘刺旹也

羔裘豹袪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

君之處於民上猶豹袪之在羔裘耳豹雖甚貴而以
羔為本君雖甚尊而由有民以安其居舍羔則豹無
所施而無民則君無所託矣今奈何不吾恤乎且吾
之所以不去非無他人也特以故舊念子耳子豈反
謂我不能去而苦我哉

羔裘豹褎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
究久也君之所以能久於此者由有民也好舊好也

羔裘二章章四句

鴇羽刺時也

毛詩之叙曰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而作此詩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肅肅羽聲也苞稹也栩杼也鴇似鴈性不木止猶人之不安於征役也盬不攻緻也怙恃也

肅肅鴇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

悠悠蒼天曷其有極肅肅鴇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行列也

鴇羽三章章七句

無衣美晉武公也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禮侯伯七命冕服七章諸侯不命於天子則不成為君周衰諸侯有不俟王命者武公始幷晉國獨能請

命于周故曰以晉之力豈不足以為是七章之衣乎然而不如子之賜我安且吉也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天子之卿六命車旗衣服以六為節不敢必當侯伯故復稱其次也燠煖也

無衣二章章三句

有杕之杜刺晉武公也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之曷

飲食之

噬逝通杜之生於道左行者之所願休息也而特生寡蔭人是以無往就之者譬如國君士之所願事也而無恩於人彼君子則亦舍我而逝耳尚誰肯適我哉苟誠好之曷不試飲食之庶其肯從我乎

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周曲也

有杕之杜二章章六句

葛生刺晉獻公也

葛生蒙楚蘞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獻公好戰攻君子征役不反故婦人多怨曠者婦人之託君子譬如葛之蒙楚蘞之被野耳今予所美亡矣將誰與哉亦獨處而已

葛生蒙棘蘞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

域營域也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旦朝也物存而夫亡是以感物而思之也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夏之日冬之夜思者於是劇矣思之而不可得則曰

不可生得而見之矣要之百歲之後歸于其居而已

居墳墓也思之深而無異心此唐風之厚也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葛生五章章四句

采苓刺晉獻公也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人之為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苓大苦也首陽雷首也夷齊居其陽故謂之首陽采苓者皆曰吾於首陽取之首陽則信有苓矣而采者未必然也事蓋有似而非者獻公好聽讒言不究其實而輙從之申生之死不究其實之故也故敎之曰人之為此言以告也苟亦勿信姑置之而徐究其實

事苟不然則人之為言者將何得焉無得而為之者

世無有也然則不禁讒而讒自止矣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人之為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

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苦荼也

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為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

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采苓三章章八句

秦　國風

唐虞之際臯陶之子曰伯翳佐禹治水有功舜命為虞官掌上下草木鳥獸賜姓曰嬴夏商之間子孫或在中國或在夷狄商之衰也中潏居於西戎以保西垂其六世孫大雒大雒適子成庶子非子非子事周孝王養馬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孝王分大雒之國為附庸邑之秦至曾孫秦仲而犬戎滅大雒之族宣王乃以秦仲為大夫以誅西戎而秦之變風始作其後

平王東遷而秦仲之孫襄公興兵救周平王賜之岐豐之田列爲諸侯遂有西周畿内之地在禹貢荊岐終南惇物之野二十九世而幷諸侯有天下故孔子敘詩列之八國之後由此故也

車鄰美秦仲也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

秦自非子始封至曾孫秦仲始有車馬侍御禮樂之好鄰鄰衆車聲也白顛的顙也寺人内小臣也士之

將見秦仲也則使寺人傳之凡此皆人君之常禮而秦之先君皆所未有也

阪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竝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耋

人君之有禮樂猶阪之有漆隰之有栗也苟不與人用之則亦為無用之物而已故士之既見秦仲也秦仲則與之竝坐而鼓瑟曰今者不與子樂之吾恐逝者耋老而不能用矣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車鄰三章一章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駟驖美襄公也

駟驖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

駟驖驪也阜大也襄公脩其車馬乘四驪以出田其馬碩大而馴服御者以手執其轡而已無所用巧也於是時也襄公之臣能以道媚于國者寔從公狩言

其常與賢者共樂也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

時是也辰時也禮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羣獸故虞人翼獸以待公射必以其時於是公謂御者左之以射其左其射也舍拔而獲獸矣拔矢括也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輶車鸞鑣載獫歇驕

襄公之所以能使車馬調適射中而獲多者於其平居遊於北園也則既閑習之矣四馬乘馬也輶車輕

車也所以驅獸所謂驅逆之車也置鸞於鑣異於乘車也載始也獫歇驕田犬也長喙獫短喙歇驕始之者始達其搏噬也凡此皆遊於北園之所習也

駟驖三章章四句

小戎美襄公也

小戎俴收五楘梁輈

兵車在前啟行者元戎其次小戎俴淺也收軫也兵車之比乘車則前後淺五五束之也楘歷錄也梁輈

也輈轅也轅上曲句軏謂之梁輈一輈而以革束之者五束有歴録之文也

游環脅驅陰靷鋈續

游環靳環也游於服馬之背而貫驂之外轡以禁其出故春秋傳曰如驂之有靳脅驅以革為之首屬於軏尾屬於軫著服馬之外脅以止驂之入陰揜軌也在軾前輈上靷環附焉靷驂之所引也續續靷也綴環於其端鋈以白金沃鐶也

文茵暢轂駕我騏馵

茵車褥也以虎皮為之謂之文茵暢轂長轂也青黑

曰騏左足白曰馵

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秦之西垂以板為屋襄公屢征西戎而民樂為之用

故矜其車馬而不厭雖婦人念其君子而亦無怨也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駵是中騧驪是驂

赤馬黑鬣曰駵黃馬黑喙曰騧

龍盾之合鋈以觼軜

龍盾畫龍於盾也合而載之以為車蔽觼在軾前所以繫驂之內轡者以白金沃之軜驂之內轡納於觼者也驂之外轡則御者執之

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

君子於何為還期乎何我念之深也

俴駟孔羣厹矛鋈錞蒙伐有苑

以薄金介馬曰俴駟孔羣言其和也厹三隅矛也錞

其鐏也蒙襍也伐盾也畫襍羽於盾苑然有文也

虎韔鏤膺交韔二弓竹閉緄縢

虎韔以虎皮飾弓室也鏤膺以刻金飾馬帶也交二弓以韔備折毀也閉紲也緄繩也縢約也弛弓則以竹為紲以繩約之於弓隈以備損傷

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

厭厭安也秩秩有序也

小戎三章章十句

蒹葭刺襄公也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蒹簾也葭蘆也蒹葭之方盛也蒼蒼其强勁而不適於用至於白露凝戾為霜然後堅成可施於用矣襄公興於西戎知以耕戰富國强兵而不知以禮義終成之非不蒼然盛也而君子以為未成故告之曰有賢者於是不遠也在水之一方耳胡不求與為治哉

維不以其道求之也則道阻且長不可得而見矣如以其道求之則宛然在水之中耳逆流而上曰遡洄順流而涉曰遡游

蒹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阻且躋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

水草之交曰湄躋升也坻小渚也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遡洄從之道阻且右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湀厓也右出其右也小渚曰沚

蒹葭三章章八句

終南戒襄公也

此詩美襄公耳未見所以為戒者豈以壽考不忘為戒之歟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顔如渥丹其君也哉

終南周南山也條槄也梅枏也錦衣狐裘諸侯之服

也記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渥丹赤而澤也裘

公既為諸侯受服于周其人尊而悅之故曰終南則

有草木以自衣被而成其深君子則有服章以自嚴

飾而成其尊顔如渥丹其君也哉嚴憚之辭也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將將壽

考不忘

紀基也堂亦基也終南有畢道其旁如堂之牆青黑

為黻五色備為繡君子之佩玉非以為容好而已將

使壽考而不忘禮也

終南二章章六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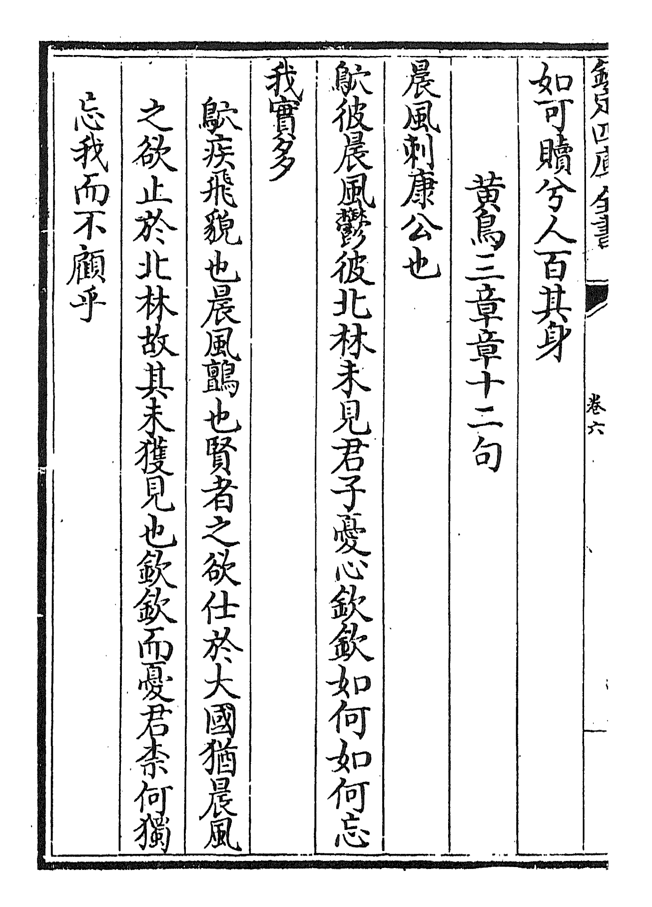
黄鳥哀三良也

交交黄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穆公以子車氏之三子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賦此詩言臣之託君猶黄鳥之止於木交交其和

嗚令三子獨不得其死曾烏之不若也人百其身者欲以百人贖其一身也然三良之死穆公之命也康公從其言而不改其亦異於魏顆矣故黄鳥之詩交譏之也

交交黄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交交黄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



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黄鳥三章章十二句

晨風刺康公也

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鴥疾飛貌也晨風鸇也賢者之欲仕於大國猶晨風之欲止於北林故其未獲見也欽欽而憂君奈何獨忘我而不顧乎

山有苞櫟隰有六駁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櫟柞櫟也駁梓榆也其皮青白如駁言六未詳賢者之仕於大國非特自爲也以爲山則有櫟隰則有駁可以大國而獨無其人乎

山有苞棣隰有樹檖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棣唐棣也檖赤羅也

晨風三章章六句

無衣刺用兵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脩我戈矛與子同仇

古者君與民同其甘苦非謂其無衣也然有是袍也願與之同之故於王之興師也民皆脩其戈矛而與之同仇矣傷今無恩於民而用其死也秦本周地故其民猶思周之盛時而稱先王焉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脩我矛戟與子偕作

澤褻衣近垢汙者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脩我甲兵與子偕行

無衣三章章五句

渭陽康公念母也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黄我送舅氏悠

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母之兄弟曰舅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而文公之姊

也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之納文公

而康公送之渭陽傷母之不及見而作是詩

渭陽二章章四句

權輿刺康公也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

穆公好賢居之以大屋渠渠其深廣至於康公而遇之薄矣食之無餘者故曰不承權輿權輿始也

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權輿二章章五句

詩集傳卷六